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B81/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四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藏書六十八卷(二)

〔明〕李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焦竑刻本

..... 一

續藏書二十七卷

〔明〕李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汪修能刻本

..... 四二四

藏書六十八卷(二)

〔明〕李贊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焦竑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藏書六十

八卷》提要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六

詞學儒臣

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之。文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吳公爲廷尉，廷尉乃言賈誼。文帝召誼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於是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今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幾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乃爲賦以弔屈原，爲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其舍，誼自傷，又作服賦以自廣。又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

王勝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踈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云居數年梁王勝墜馬死亡子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誼所上治安策等見漢書不錄也

賈山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論名曰至言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義書

備臣

卷三十

十一

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王所欲急聞忠臣之所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於縱欲恣行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弗聞則社稷危矣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

義書

備臣

卷三十

王

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此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是以道諛綸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良忌聽言則對諧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

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廢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爲錢

藏書

傳臣

卷三十六

四

枚乘枚臯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

藏書

傳臣

卷三十六

五

恒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條方絕又重鎮之條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

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卽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踞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藏書 雜記 卷三十六 六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擊於漢。譬猶螭蚺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令漢親誅其三公子。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

高壘。副以闕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選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饑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因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冗從爭。見讒惡。遇罪。家室沒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詆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媒驥貴幸。比東方朔郭舍。

藏書 雜記 卷三十六 七

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臯爲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楚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嫫東方朔又自詆嫫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鄒陽

卷三十六

人

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與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季孫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

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大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嫉昔者司馬喜驕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王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

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宣此二國
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
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
不收宋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
聽則五霸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
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
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疆霸
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愍勤誠加於
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
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
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
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
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
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
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燔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
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爲萬乘器者
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
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
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

扶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
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
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
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
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
之說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讎拘之
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
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
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飭人朝者不以利汙
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
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
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
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
闕下者哉

嚴助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
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蔥奇
等並在左右是時朝廷宴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

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奏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誦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舉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卑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羸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慰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兼書

雜臣

卷三十六

三

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與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是時漢兵已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謝罪卽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使諭淮南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既還上大說因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

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上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之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駱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

兼書

雜臣

卷三十六

三

毋歌詠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妻志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買臣坐事免復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夷越王

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丹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醜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常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六

七

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有罪自殺上亦誅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後東都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時知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殫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飭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六

七

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誦服焉。及汾陰得寶

藏書 卷三十六

十六

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召而問之。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合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

坐事誅

主父偃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遊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擠。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

藏書

卷三十六

十七

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曰。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及尊立衛皇后。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

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危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二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後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滯失之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偏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吾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至，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今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今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浚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李生曰：此漢武英雄語。然王父知絕貧時賓客，而不知貴時客亦猶是也。

徐樂嚴安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以爲：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墨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王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宜有不安其處者矣。

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王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

嚴安者臨菑人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其辭亦美

終軍

藏書 備臣 卷三十六

主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管丘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鵠遐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

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製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埃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果率衆來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

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誅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者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

藏書 備臣 卷三十六

主

也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不鼓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且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以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與偃已前三奏不許矣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誅也所犯者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乃服罪當死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

宿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

藏書 詞學儒臣 卷三十六

主

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六終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七

詞學儒臣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擊劍名犬子及長文翁遺受七經學于長安相如既學慕蔣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景帝又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文學之士鄒陽枚乘及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文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軍相謂曰今有重客爲具召之并召令既至至日中長卿謝病不至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強而至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嘗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

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遂與俱。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裋，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孫耻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旣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二

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郎。相如爲郎數歲，會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蜀人以此爲寵。於是

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方知女有眼睛也。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關益斥，還報天子。天子大說，後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因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旣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七

三

久之，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亡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旣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嶽，封泰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好色，常有消渴疾。李生曰：「論者以相如詞賦爲千古之絕，若非遭逢漢武，亦且徒然。」故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聽者希，則爲者雖工，而其志不樂。况有天子知而好之，此相如之遭，所以爲大奇也。嗣是而降，賦莫盛於楊雄，文莫尚於韓愈，然雄已不見知于漢，而愈亦不復見知于唐，且其時取人以詩賦，天子